

盲 僧

(版權所有－作者：陳城富，經授權 邱春美副教授教學、研究使用等)

台灣南部一個客家村莊附近的丘陵森林裡有一座古老佛寺慈雲禪寺。寺前寺後有連綿的山丘，山峰之間是溪谷，夏天雨季，漲水可達數公尺；高山深谷，山林翠密，遠離塵世。佛寺隱密，除修道僧侶何信士外，行人甚少，清靜無囂，為修道理想場所。寺中有位盲眼僧侶，原名為賈夢生，佛名釋空海，精通佛經，又擅吹橫笛；午夜時，在山中靜寺，可聞其笛聲，聲調淒涼，好像在訴說一段淒哀世事。

賈夢生的父親為賈大成，自商校畢業後，便在日籍商人於台灣經營的安通貿易株式會社任營業部長兼社長秘書，身受社長安通喜台的信任賞識，常被派往世界各國。

安通貿易株式會社的社長安通喜台與台灣歷史有深厚的關係。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滿清與日本簽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與遼東半島給日本。次年，馬關條約生效，日本政府任命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海軍大將為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並由旅順調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所屬近衛師團，會同樺山總督接收台灣及維持此後秩序。安通喜台是近衛師團的一個大尉大隊長。當時日軍接收台灣並非一帆風順，台灣居民反對日本治台甚烈，推台灣巡撫唐景崧組織台灣民主國宣布獨立，由唐自任總統，邱逢甲為副總統，劉永福任大將軍擁軍三萬五千，各地義民組織義勇軍，強力抵抗日軍。在這種情況之下，樺山總督不得不在台灣島外海的船上，與清廷使節李經芳（訂立馬關條約的李鴻章之子）草草辦完移交儀式；並變更原擬由淡水登陸計劃，改由三貂角與澳底登陸，進攻淡水、基隆，再攻佔台北。當時安通喜台參與了三貂角的登陸戰，在台灣義勇軍激烈抵抗之下，攻佔了基隆。日軍佔領基隆後正重整軍力擬大舉進攻台北城時，台北商界代表親臨基隆日軍司令部，迎接日軍進城，於是安通喜台又負責護衛總督安然進入台北城，設置總督府，開始了台灣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安定之後，安通喜台便退伍轉任總督府民政局的高級官職，前後共事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等四任總督。

他在一九〇五年日本於日俄戰爭戰勝俄國，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後，退職從商在高雄開設貿易株式會社，把台灣的農產品和農產加工品運銷到日本與亞洲其他地區，生意興隆，獲利豐厚。

在高雄安通社長家裡僱用了一位台籍管家小姐名叫莊悟音。莊小姐自幼雙親具歿，孤苦伶仃，唯聰穎敏快，秀麗端莊，甚受喜愛。她由外祖母撫養長大，完成小學教育，即由區長介紹到安通家。安通社長夫婦已過半百，膝下猶虛。其唯一公子於俄日戰爭時，參加乃木希典大將指揮的瀋陽「二零三」高地攻掠戰而陣亡犧牲，故對莊女視同親生，愛護有加。在發現她聰明伶俐，對音律領悟能力甚強後，特別請樂舞教師教她各種樂器與舞。學習不及二年，莊女已擅長各種樂器如三味線（日本琴）、琵琶、橫笛、鋼琴，能彈善舞，能吹善歌。每當公司或主家有節慶宴客，主人必請莊女表演以娛賓客，常得賓客稱讚。

賈大成頗受安通社長的倚重，經常出入安通家，自然早就認識莊女，自幼看她學習琴舞；

及長又常陪公司賓客欣賞其表演，欣其美貌，慕其聰明，心中早生愛慕之情。他常常製造機會與她約會，談話十分投機。每逢莊女生日，賈大成必購贈高貴禮品，其所送禮物中，莊女最喜歡者為賈大成在維也納所買的名貴橫笛。笛上用日文刻著：「祝福親愛的莊小姐生日快樂」及「賈大成敬贈」等字樣，莊小姐非常喜歡，每當深夜，常拿來吹奏，自古典曲至現代流行曲，皆其所長。有時吹奏自己的編曲，傳達心聲頗能引起有心人的共鳴思慕。賈大成住在附近，每聞笛聲，會從熟睡中欣醒，傾心聆聽，隨著旋律的變化，心思如在夢中迴旋，甜蜜、幻想、有時難免會想入非非。有一晚，情不自禁的奔向笛聲，伸出雙手把莊小姐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吻了她；一晚復一晚，巫山雲雨，感情交融，就這樣，笛緣成姻緣，他們結成了夫婦。

婚後兩人的生活十分幸福快樂，莊悟音在賈家繼承了一些田，從事農耕生活。婚後半年，賈大成奉公司之命，往東南亞各國考察市場，蒐集商場資料。賈夫人在高雄碼頭送行，船啓航前，兩人當眾緊抱，淚水沾滿衣襟。

賈大成在馬尼拉停留一週做完工作後，乘坐一艘中型船舶，轉往新加坡，在海上渡過平靜的一晚。清晨霧大，視線濛濛，能見度甚低，風浪又大，時辰應是東方大白時間，但外界仍是一片漆黑，逼得乘客懶躺床上，以求安穩。不料，忽然一陣猛烈的衝擊，驚醒大家，賈大成所乘的船被另一艘撞倒，然後進水，迅速沉沒，乘客逃生不易，大部分失蹤。賈大成就這樣一去不復返，留下可憐的美麗夫人暨無法謀面的遺腹子。賈夫人日復日、年復年的等待，夜燈孤枕，以淚洗臉，哀嘆命運多舛。

船難之後，賈夫人徹悟人生，開始接觸佛教，尋求寄託，不久遺腹子出生，命名「夢生」；取人生如夢幻之意。賈夫人含辛茹苦把夢生扶養長大。兩人相依為命，母子情深。夢生的臉型和秉性與母親一模一樣，深受母親潛移默化之影響。

台灣至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才真正鎮壓平定了抗日台灣軍，確立了統治權。兒玉總督為在台灣施行他所謂的「新政」，擢用多才善謀的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後藤本為醫師，但對殖民地經營頗富善策，在台灣總督府任民政長官後轉任滿州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後藤在台灣民政長官任內，實施土地登記制度和保甲制度等新政，並發展產業，從日本內地延聘專家，導入資本，先後成立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三井物產為最大股東）、台灣製樟腦株式會社、台灣製鹽株式會社等大型事業團體。

夢生認為台灣農業極有前途，小學畢業後選讀農業學校。在學期間對植物學特有興趣，曾精讀日文版的《本草綱目》，對食、藥用植物具有豐富知識。不幸，畢業前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者瘋狂的發動太平洋戰爭。日軍快速的攻佔了英屬馬來半島及荷屬印尼，擬在佔領地開發資源，奪取戰略物質，故在台灣以「軍伕」名義大量徵用農業技術人員，送往佔領地開發，經營產業。這些農業技術人員，雖云「軍伕」，但在戰地實如同軍人一樣需持槍作戰，故負有雙重任務（台灣於一九四三年始實施徵兵制度）。夢生於一九四二年畢業後那時被徵往馬來半島，配屬於牟田口中將指揮的第八師。牟田口將軍在日本人心裡頗負盛名，太平洋戰爭駐軍中國大陸為大佐（上校）聯隊長，其部隊曾發動盧溝橋事變，又曾攻佔廣州。珍珠港事變後昇為第八師師長，登陸佔領馬來半島與新加坡。後又昇任第十五軍軍長，轉往緬甸作戰。因

日本大本營為配合德軍自東歐攻佔中東，正籌劃印度作戰計畫：由印度進攻中東，與德軍會合，分享那裡的石油資源；石油是近代化戰爭中最重要戰略物質，中東蘊藏最豐。

夢生於一九四二年出征赴南洋時，母親將家寶——橫笛送他，這是從未見過面的父親當年送給母親的禮物，是母親最珍惜的物品。其母在送別時對他說：「想念母親時只要吹這支笛子，就如同母親在你面前一般。」夢生惦記著母親的叮嚀，不論部隊如何調動，均珍藏著那支橫笛。夢生初到馬來半島時英軍已投降，戰地尚稱平靜。自調往緬甸以後就意識到往後凶多吉少；因為，在緬甸必須與英軍及中國遠征軍繼續苦戰。他對戰爭愈覺恐怖，愈惦念故鄉的慈母，夜晚人靜時常走出營帳，悄悄的向著台灣方面吹奏橫笛；尤其喜歡吹奏描述孤月高照，被戰爭摧毀的荒城慘境的日本名曲「荒城之月」。每吹笛子，母親莊嚴慈愛的幻影隱約在眼前，於是每夜吹奏，每夜在幻影裡懷念母親。

某一晚夢生忽然發現十餘公尺外有一位十餘歲的孩童，在大樹幹後，偷聽他吹笛；此後每晚如此，從未間斷。夢生吹畢欲前往招呼，那孩童便怯生生的走開。有一次，夢生將自己配得的二包牛奶糖引誘他，並以各種方法表示親善，小孩才肯開口講話。從其所操口音得知其祖先為來自中國廣東的客家人，於是兩人開始以客語溝通，兩人心理距離愈趨接近。話題漸漸廣泛，該童名叫阿瑪利（AMARRI），夢生從他口中得到許多寶貴的當地地形、聚落等知識。

一個月後，夢生所屬部隊被調往參加印度印帕爾戰役。出發前夕，夢生照常吹笛，阿瑪利亦如往日聞笛聲而來。夢生自知此戰凶多吉少，生還機會微小。於是把珍藏的橫笛送給這知音孩童，笛上早已刻有其父母之姓名，他又加刻了自己姓名，供他留念。日軍由緬甸進攻印度，要越過緬印邊界的阿拉干山脈，此山脈海拔四千餘公尺，樹木濃密，氣候惡劣，烏煙瘴氣，翻越困難。日軍以六個師三十萬大軍，由第十五軍軍長牟田口中將指揮。結果正如所料，日軍在惡劣的環境之下，運輸困難，行軍困頓，不能充分發揮大軍應有攻勢；且經火力強大的英軍強力還擊，彈藥食糧暨各種裝備消耗殆盡，進退維谷，死傷慘重。陣亡、病死、餓死者二十餘萬，其餘敗北殘兵，不得不狼狽撤退逃生。

撤退的日軍已無組織、無糧食彈藥，須憑各人能力求生。饑餓時須以野生植物維生，但一般軍人對植物缺乏常識，於是紛紛求教具有專門知識的農校畢業生賈夢生。日本殘兵有的中途病倒，求治於醫，醫官已無藥可施，只好叫病人喝自己的尿，於是尿療法就普遍傳播，廣泛被採用。經過長途跋涉，有的逃抵緬甸，被英軍俘虜；有的逃到泰國，因泰國為中立國，逃到那裏可受到較好待遇。當時，中途病死、餓死或迷失方向、永遠失蹤者極多。

賈夢生很幸運，在農校求學時所獲植物知識，助其維生亦救活了許多餓病得奄奄一息的同隊官兵；又從阿瑪利所得地理知識，很快就找到聚落。有一天他已從山區進入平地，正邁向有人居住的村落，此刻已近黃昏，忽聞遠處飄來笛聲；那聲音類似自己吹過的笛子聲，夢生便拚命往笛聲來源處疾走，由於穿著日本軍服深恐英軍發現而被俘，故躲躲藏藏，似覺得聲源處尚很遙遠。走而走之，走到河邊小公園，公園內樹木隱密，此時遊客稀少。河的對岸遠處是一座高大的古寺。他循著無人通行的林間小徑行走，忽然發現一棵大樹下有一疊白布，他撿起一看原來是一件和尚袈裟。他急忙的把軍衣脫下埋好，換上袈裟，並用軍刀儘可能剃

掉頭髮，然後堂堂正正的，不必躲躲藏藏的走出公園。公園盡頭是一條大街，他沿著大街往古寺方向走著，途中還碰到迎面而來的巡邏英國憲兵，其中一名英兵還作揖向和尚行禮，他亦作揖還禮，一點不覺害怕。走到此街轉彎處，正好有一隊和尚穿著相同的袈裟，沿街托鉢化緣，夢生就跟在隊伍的尾部，沿街化緣。他看到百姓施捨的白米飯喜極而泣，近數週以來未嚐過的白飯，耐不住的偶爾咬嚙幾口以填飢肚。他最後隨著化緣和尚隊伍走進古寺。寺中僧侶均以好奇的眼光望著陌生的他，他自動向「住持」報告，自稱來自泰國的華僑，法號空海，久慕貴寺，今日專程遠來入寺修道，並請其收容云云。住持度其誠懇神情就收容為弟子。空海從此住在此寺，初學語文，繼而研讀各種佛經，頗受愛護。

空海入寺三個月後，日本無條件投降。他偶然外出偷偷打聽日軍情況，得知原軍中同伴皆被英軍解除武裝，收入俘虜營。戰時日軍曾強制英軍俘虜造桂河大橋，如今英軍以牙還牙命令日俘做苦工。夢生慶幸自己選擇了和尚之路，逃過了許多劫難。他始終不敢和原軍中同伴聯繫。加上傳聞，聯軍對日軍要調查、追訴、審判、故絲毫不敢暴露身分，只一心向佛，日久漸淡外界情、境、物。

在台灣，夢生母親日夜思夫想子，孤苦伶仃，其情堪憫。日本投降了，台灣光復了，遊子亦應該回來了吧！她每知南洋方面的船進高雄港時，一定在碼頭等待，從清晨到夜晚，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換來的只是滿腔的心酸，她到處打聽從南洋解送回台的原日籍台灣軍人或軍屬，均得不到確切的訊息；再利用關係向日本探詢，原指揮印帕爾戰役的第十五軍軍長牟田口中將，已因作戰失敗降職為大阪師團長預備役。據當時一位參謀說，當指揮官宣佈放棄攻勢，開始撤退時，的確看到賈夢生，指揮官還特別指示撤退部隊，如要採食野草，須先諮商賈夢生，因他是學農的具有豐富植物常識；後來，下山到平地歸隊時卻不見了。日本投降後在緬泰地區登記的俘虜名冊內亦無其名，極可能在下山中途迷路失蹤死亡。莊悟音得此信息，心灰意冷，痛不欲生，日益憔悴。

一九五六年中秋節，天上明月特別圓亮，莊悟音舉頭望月，低頭思愛子，一如往常倚閭待望。此時，忽有一位大學生手持橫笛造訪，莊悟音的心忽然驚跳一下，她看到一支十分眼熟的橫笛。青年大學生深深鞠躬後說明來意：「我是T大學音樂系學生，主修橫笛，放假回鄉，從長輩得知莊媽媽是音樂才女，擅奏橫笛，故特別前來請教。」莊悟音迫不及待要來他手中的橫笛，果然是愛子從軍時攜往南洋的笛子，她急忙的細問此笛的由來。學生說：「這笛子是我在學校從同班的女僑生借來的。因為我很喜歡此笛，尋遍各樂店均找不到相同的物品，故借來練習。這位女僑生來自緬甸，主修橫笛，成績優良，常在演奏會上以此笛表演，極富佳評，其他詳情則不知。」莊悟音聽後，詳述此笛的歷史及有關的故事。此生聽完，心中自然湧起高度同情心。次日，奔回台北攜女僑生同來拜見莊悟音。女僑生說：「此笛為兄遺物，乃兄於戰時外出誤中流彈不治死亡，據云為一位來自台灣的日兵所贈與。」該日三人談敘良久，莊悟音當場表演數首名曲，二位音樂系學生非常欽佩其高超造詣，當場拜為義母，並把這奧製的笛子交還義母保存；該晚義母以豐盛的晚餐招待這新認的義子與義女。這件事稍為補償了莊悟音幾乎崩潰的心理；從此，她們常有聚晤，關係良好。

再過兩年他們完成學業，兩人同赴維也納音樂學院深造，畢業後結成夫婦，加入當時交

響樂團，定居奧國。其義母則因義子義女的出國定居，又孤獨起來，長期的壓抑，使身體日衰，在度過了結婚的卅一週年後的一個夜晚，因心臟病突發逝世。

留在緬甸古寺專心修道的賈夢生（空海），始終不願暴露真正的身分，但身在異國，心存故鄉，日夜想念著慈母。他聽說戰爭末期台灣北部與南部均受到盟軍猛烈轟炸，死傷慘重，曾多次修書回家均無回音；心中有時擔憂母親已遭不幸，有時又以台灣光復，重歸中國，行政區域與戶籍均被重編，信件難達而自我安慰。總之，數十年來，兩人失去聯絡，徒增相思，甚至互疑不幸，心中的哀傷、折磨與痛苦，筆墨難以形容。

日子一天一天的逝去。夢生的出家生涯，瞬屆卅載。寺中潛修佛法，寒盡不知年，只覺得身體漸衰。年老思返鄉，落葉便歸根。有一夜晚，眾僧已睡，他向住持商量，欲回曼谷，因他初來寺時自稱來自泰國曼谷。其實，他是因戰爭時營養不良，幾年來視力嚴重退化想去曼谷治眼疾，順便從此回台灣。住持同意後，賈夢生在曼谷找到華裔懂得客族語的眼科醫師診治眼疾；唯經一年治療，均未見效，醫師還說，不久的將來極可能會失明。夢生自己亦有同感，於是想在未失明前回家省親。想到此，歸心似箭，乃束裝啓程返鄉。

重踏離別三十餘年的台灣故土，夢生感慨無量，泥土雖芬芳如故，唯滄桑大變遷，人物已皆非。回來最令夢生痛心欲絕者，為含辛茹苦扶育他長大成人，且他心中日思夜想的母親已作古；「檢視故物今仍在，母影已杳喚不回。」他在慈母遺像前跪下，哭泣痛呼母親良久。他檢視母親遺物時，發現一個長盒子，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支橫笛，他覺得奇怪：這支笛子，明明是母親在我出征南洋時送給我攜往南洋，而且在緬甸參加印帕爾戰役前夕，又送給了阿瑪利，當時加刻的名字仍清晰可見；怎麼二十餘年後，會在媽的書櫃內珍藏著！？真是天大的奇蹟。次日，夢生參拜父母之墓，獻上鮮花，默悼感謝父母在天之靈保護其平安回家。

夢生幾無親人，家無遺產，失恃之痛，萬念俱灰。乃找到附近山中的慈雲禪寺，繼續其修道生涯，每日為信徒講經。一個多月後，其眼疾日益嚴重，最後完全失明，行動不便，但他仍然誠懇執著，繼續講經，引起同仁們特別的同情與照顧。盲僧講經，久而傳揚外界，更多的信徒慕名而來聽經。慈雲禪寺之盛名，因此遠播各地，盲僧釋空海亦受到信徒尊敬。

某一個寒冷午夜，寺院忽聞悽惻笛聲，眾僧聞聲察看，發現是空海師父在吹奏笛子。空海事後告訴大家：「夢見母親在吹奏笛子，乃起而取笛子合奏，這是先母最喜歡的曲子。」此後，每日午夜均如此，寒風冷冽，經數週從未間斷。禪寺住持及同仁恐其受涼生病，多次勸他多休息但無效，住持只好把其笛子暗中收藏。但此日午夜，大家仍聞到笛聲，釋空海如往常站立寺院。一會兒，就隨著笛聲走出寺外，眾僧恐這位失明師父發生意外，提燈追尋，遠看他愈走愈遠，越一座山，渡一條河，再復如此，往那遙遠的墓園走去？最後消失，無處尋覓。從此，這位善講經卷的盲僧，永遠從慈雲禪寺息影，喜愛的笛子被供奉在佛堂案上，讓曾經聆聽過他講經的信徒永遠懷念。釋空海在離寺失蹤前日，在佛堂演講中所留下最後一句話是：「叩禪關拜蓮台，徹悟即道岸。仁義首施惠，行善孝為先。善惡必有報，因果必輪迴。人人早覺悟，共同登道岸。」